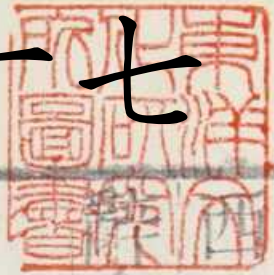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編號 D7912700

卷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命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既定襄王于郊 韋氏曰郊洛邑

王勞之以

也不請隧焉 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

王弗許曰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規畫而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

以備百姓

文章正宗卷

李孫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叙事二

太史公叙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
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
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
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
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

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
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
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
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
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
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
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
之獮王應劭曰獮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
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
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刑孝公善之其辭

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
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
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
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
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
初為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
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
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薦

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
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
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黷
黷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
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叙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
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
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
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
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
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馬已而畔約擊
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
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
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
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
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
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

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

蔡邕曰陛下也天子必有近臣立

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

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

今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

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

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今為詔天

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

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羣臣有所奏請尚書

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

毋益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

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世傳之無

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

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

月朔衣服旌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

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

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費曰水數六故以更名

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

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

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

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刑地遠不為

置王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
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
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
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
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
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
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黼牧天下兵

應劭曰古者乘
以銅為兵

之咸陽銷以為鑿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
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徯戶北據河為塞
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
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
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
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應劭曰築垣自
牆如街巷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

之中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

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

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

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

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

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

知不舉者與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

為師制曰可

叙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

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

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

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
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
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
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叙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
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

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

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
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
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
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
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
皆屬焉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徐廣曰鯀音十若反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

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先
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
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
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
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
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
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
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
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
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
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
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
之次父猶管仲為傅
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
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
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曠目視秦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一卮酒樊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卮酒則與一卮酒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言秦之積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

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
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
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
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
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
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
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
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
步走從郿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
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
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
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
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
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
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叙項羽分王諸將相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

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
 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
 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
 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
 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
 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
 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
 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

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曰櫟陽

音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
 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
 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
 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鄙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
 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

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布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敘劉項戰垓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敘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

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以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狼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今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闡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焉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盡而之國齊兵必罷大

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
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未有所決
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
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
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
旦平陽侯竄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
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
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
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

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尙符節迺

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

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

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

徐廣曰音况字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

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檀爲劉氏左

檀軍中皆左檀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

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平陽侯

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迺召朱虛侯佐

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

三

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史厠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

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
 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
 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
 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
 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
 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
 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襍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張敖齊代之
 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
 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
 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
 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子余為天王夏啓以
 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
 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
 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
 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
 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

四覽

文選上卷七

七

張

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
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
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
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
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
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
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
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

曰高帝兄伯妻羨
與侯孫母丘媵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
王劉仲之妻與琅

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
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

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

計宜者蘇林曰楚王
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
或曰賓主位東西

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
臣猶稱宜乃更廻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

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

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

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今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千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敘災異

景帝二年慧星出東北秋衡山兩電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日八出北辰間歲星逆行

天廷中

敘七國反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觀此則漢與七國曲

直曉然矣

敘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

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言神事矣亳人薄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方曰太一方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方

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

集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

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具祠神

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

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

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

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臯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

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

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

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立巳十九年

徐廣曰武帝立巳十九年

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

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

燎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於是濟北王

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

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

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后五嶽

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

夫人及寵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

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

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

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

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

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

惟天子疑之有或具上書問之公為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一年承露仙

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
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
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

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后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

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

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

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土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

徐廣曰元鼎四年

祠汾陰

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

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時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

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

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

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符二年薨而康后

有淫行與王不相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

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

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

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

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

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

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

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

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

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

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

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

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

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鬪棊棊自觸擊是時上方

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

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上將軍大通將軍天道

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

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

徐廣曰元鼎四年也

天若遺朕土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

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

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

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

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

屬於道自大主

徐廣曰武帝姑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

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

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

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

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

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

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指

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惟之言吏吏

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

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

晏溫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

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

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廩

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

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陽烹徐廣曰

也音陽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

徂基自羊徂牛龜鼎及龜不虞不驚胡考之休今

鼎出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

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

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則宜見於祖

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

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

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

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

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吏區鬼

吏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

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

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
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
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
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
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
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
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
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惠百姓非
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
黃帝郊雍上帝宿二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
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
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
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
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
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
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
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

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

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

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

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

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

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殿食羣神從者

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

堯在鹿中水而泊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堯持太

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

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

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

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

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

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

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書黃氣

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

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大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

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

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

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

三頁

皇朝通志卷十七

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
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
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
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
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
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
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

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
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
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
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放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
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
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
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
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
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
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
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
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恠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
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
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
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
善周霸屬園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
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
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
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恠奇
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
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
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
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
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
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
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
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
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
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
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
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
然后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
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
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
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
恠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禪肅
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
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
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
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莛于東并後十餘日有星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祀太

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之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

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
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
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
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
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
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
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天
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曰甘泉
防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

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

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

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

瀉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

蠡祀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

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秦高旁未曉其制度

南入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
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

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

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

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

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

黃帝拜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

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

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祠上帝

明堂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子授皇帝太元神策

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乙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

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

以望祠蓬萊之屬與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裁故

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

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

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

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

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

園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
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
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
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
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其
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
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
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

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
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
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
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
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
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太山東太山卑小不稱其
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
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
閭石閭者在太山下世傳方士多言此僊人之
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

徐廣曰天

漢三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
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
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
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
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
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
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
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
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
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
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敘武帝興利

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
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
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
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
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
媿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

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
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儲于上無限度物盛而
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
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
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
居者送中外搔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

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
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
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
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
幣於邛夔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
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
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
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
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

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趨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

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
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
其明年騾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
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
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
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
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
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
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月功未就

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
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閒調旁近郡而
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
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民
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
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
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
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

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
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
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
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
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
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質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
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幣

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麇
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
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
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
以計算用幸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
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

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
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
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
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
費不與焉是時材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
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
質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

農佐賦願募民自

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率益

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
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
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
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
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
頗被蓄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
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
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

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費
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名
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
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
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
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
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
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千頃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
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
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
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
子使使問式欲言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
所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
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使者曰苟如
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
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

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去者以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

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

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
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
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
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刑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矣而六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
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
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

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屑湯奏當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
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
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金
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
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
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
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

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鑄之
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雖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編
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
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
鹽鐵官而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

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
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
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
往往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
養犬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
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
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之

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爭而天下郡國皆豫治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囚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
相上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
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
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
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
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
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
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
賈貴或彊令民賣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
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自置初郡十七且
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
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
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徃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
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
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
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

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它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上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庫正宗卷第十

卷第十

三

東洋書院
圖書印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